



沅江知青生活纪实

(沅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九辑)

1804

益阳

东9东

回

HUI

眸

MOU

政协沅江市委员会编





HUI MOU

YUANJIANGZHIQINGSHENGHUOJISHI

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
湘沅文准字(2002)第06号

回 眸

政协沅江市委委员会编

责任编辑:冷国安

封面设计:肖皓夫 正 圆

印 刷:新华彩印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30万字

印 张:15

印 数:001-2000

版 次:2002年12月第1版

回眸——前进的最佳勘误方式

(代序)

周业贵

这本书的最后定稿传到我手中，我几乎是一口气将它读了一遍，尔后，又细嚼慢咽地品尝了一些日子。此时此刻，我禁不住为这本书所提供的历史——知青生活，以及书名“回眸”这个词，产生了许多联想。

因为年龄和工作环境的原因，可以说我对知青生活是耳闻目睹，了如指掌的。想当年敲锣打鼓地踏上了“我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革命征途的一代热血青年，凭借着满腔的热情，一股子干劲，在那广阔的天地里，去度过宝贵的青春。一种接受再教育的信念给支撑着，去磨练，去陶冶，去摔打……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骄子，一下成了当年上山下乡的主力军，这中间有甜，有苦，有泪，甚至是不堪回首……然而对

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是造就了一代人还是耽误了一代人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说法，同一时期也会有不同意见，但回眸那个时代，那段时光，却实在是一段不得回避，容不得选择的历史。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得走上这条“革命道路”，每个知识青年，包括他们的家长都得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这场运动牵动着千家万户，不知让多少父母日日夜夜为子女牵肠挂肚。正因为如此，每一位知青勿须对自己的虚度年华而心存悔恨，因为身不由己啊！任何情绪化的情感流露，无论是褒是贬，是喜是怒，都会显得浅薄轻浮。但就知识青年而言，毕竟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农村，在那里播种过希望和友谊，经历那段生活给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走得更稳、更扎实、更加光彩。在2001年5月初，长沙知青联谊会率数百名原长沙下放到我市的知青，与我市政府联合举办了“长沙知青重逢在沅江”的大型活动。与会期间，我市政协委员、原长沙下放知青舒放同志提出了“知青精神”，得到了中共益阳市委书记李江同志的充分肯定。李江同志作为当时的长沙知青的一员，以他的切身体会阐述了“知青精神”就是能吃苦耐劳、具有平民忧患意识、尽力为社会作贡献的精神。这确实是对知识青年的一种准确的认识和评价。

今天，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作为文史资料推介给大家，是经过深思熟虑、反复思考的。当年的知青，一颗红心，满怀豪情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艰苦的地方，欢送的场景蔚为壮观，记忆犹新。在后来的农耕生涯中，的确用辛勤的汗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，当年的艰苦已经化作佳酿，当年的坎坷已化作亲切的回忆。

阅读此书，在我面前似乎再一次展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

与七十年代沅江农村真实而细致的生活画卷，令人顿生无尽的感慨。作者有从长沙、益阳等地下放或本地下放的，有现在仍在沅江工作的，有当年下放沅江而后在外地工作的，还有当年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，也有自己未当过知青却听父母、朋友讲述过知青生活的作家。不管是什么人，这些通过他们所回眸的往事或壮丽、或欢乐、或勇敢、或机智、或忧伤、或痛苦都记录着现实的人生，真实可信，感人肺腑。这些文章激起我无尽的回忆，我敢说，他们中的任何一篇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去检验，决不会失重！

沅江市政协在此之前，由它的文史委员会编辑过八本《沅江文史资料》，每本都选择了一个历史的专题。从这一集开始，决定以《回眸》作为总题，再陆续不断地选择一些专题性文史资料进行推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历史的进程中沉浮，在特定的环境中，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经历和出自内心的感慨。虽然有些人成为强者，也可以说“摆脱漩涡，扬帆远航”，可大多数的人还是普通人，一直在与激流搏斗抗争。我认为，历史是由每一个人写成的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所以，人人都有书写人生，书写历史的权力，都有回忆人生回忆历史的权力。这回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对过去岁月的审视和反思，从深度上讲，是总结，是提高，我以为这么作意义重大，很有必要。

人民政协就具有这方面的职能。从我市的具体工作来看，文史资料反映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、土地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（指1978年前）我市于红军、抗日、迎解、土改、工业、商业、农业、民间文艺方面的情况，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，对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大潮，都有着历史的借鉴和指导作用。在平日，我经常把这些书置在案

头和床头，一有闲时，便拿出来看看。那感人的往事，切肤的体会、中肯的评价、诚挚的规劝，都使我犹如身临其境，感慨万千而颇受启发。

回眸历史，是我们在前进中的一种最好的勘误方式。人在路上走，经常回头看一看走过的脚步正不正，直不直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以后的路走正、走直。这样就可以走得更快更好！

这一本名叫《回眸》的书和以后继续定名为《回眸》的书，值得我们认真地读一读，想一想。

读吧，书在你手上，历史在你手上，未来也在你手上！

2002年8月28日

（作者系政协沅江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）

目 录

MU

LU

回眸——前进中的最佳勘误方式

(代 序)

周业贵 (1)

一、知青生活纪实

一次难忘的救火	舒 放 (1)
画像	秦小安 (5)
一个温馨的秋夜	刘应矫 (9)
我和老孟的故事	盛铁功 (11)
神医刘	范 明 (19)
干姐	华 子 (23)
豆饼飘香	舒 放 (27)
甜甜的红甘蔗	陈建荣 (31)

目 录

下乡札记	谭慧如 (35)
旅途	石运斌 (40)
进山	秦小安 (46)
鸡婆的故事	刘应矫 (50)
虎子的故事	陈劲松 (53)
湖洲上的那场赛歌会	刘亚平 (62)
雪夜的颤栗	舒 放 (72)
温故师生情	程应其 (75)
戒指风波	郭荫生 (80)
画夹	陈劲松 (85)
狗肉穿肠	小 舍 (89)
路的记忆	萧 泰 (93)
苦乐之家	廖小明 (100)
生死母子情	孙 卓 (105)
“阶级斗争”四趣	谌建章 (112)
关于吃的褪色记忆	张吉安 (119)
公社广播员	罗小涟 (122)
向阳队纪事	谌新章 (124)
插队四题	朱思端 (136)
我们知青组	钟道生 (143)
知青草	杨定朝 (146)
知青的歌	林 倩 (151)
可爱的家	罗小涟 (155)
鬼遇	李洪利 (158)
梦想之路	胡非清 (161)
孤坟	江 龙 (167)
一次特殊的汇报	孙致远 (170)

天泪	舒 放 (176)
发爷	唐正林 (181)
务农散记	苏衡彦 (184)
走过饥荒	刘蒲生 (190)
那一顿晚餐	郑文斗 (198)
沙堤拐之歌	刘益德 (201)
碓歌	盛梦贤 (204)
昨日的高考	刘 畅 (207)
遥远的飞碓	鲁新民 (214)
哭泣的笛声	舒 放 (216)
性命攸关的一晚	夏聿华 (218)
爱犬列夫	孙 卓 (221)
打赌	罗孟冬 (231)
“南瓜”牌香烟	李克华 (233)
学了回红军	廖白芝 (235)
黑伢子	罗三莲 (238)
想起了柳大	张吉安 (241)
惠妹子 亨妹子	陈吉魁 (244)
粮票	陈 建 (247)
难忘“嫂子”那份情	陈跃武 (255)
不忘韩大婶	胡爱国 (257)
落户那一天	崔秉钧 (259)
洞庭作证	昌 平 (262)
神话的破灭	唐巧儿 (266)
下乡五年	戴春旺 (269)
队长唐瞎子	张益丰 (277)
逢生干爷	孙 卓 (284)

目 录

佩哥	谌建章 (290)
日记四则	罗小涟 (298)
一次名份上的恋爱	张吉安 (302)
乡间路一程	谌建章 (306)
琴姐	刘应矫 (320)
辣椒子	小 舍 (323)
吃轮供	萧 泰 (327)
过年	唐正林 (331)
苦乐四季	谌葵章 (333)
知青三味	言 纲 (344)
湖区三忆	孙 卓 (350)
招工梦	张吉安 (361)
任教的第一天	罗小涟 (367)
代医生	高 光 (370)
我做过一回票贩子	温清江 (373)
同工同酬之争	戴建安 (375)
历史的追问	孙致远 (377)

二、长沙知青“重逢在沅江”

中共沅江市委《关于长沙下放 沅江知青联谊活动的会议纪要》	(385)
关于举办长沙知青“重逢在沅 江”联谊活动的邀请函	(387)
在长沙知青“重逢在沅江”联 谊大会上的讲话	李 江 (388)
欢迎词	徐耀辉 (393)

在联谊大会上的讲话	陈冬贵 (396)
在株木山“知青之家”落成	
剪彩仪式上的讲话	胡子敬 (400)
永远保持年轻的心	杨铁原 (402)
乡情在回望中升华	罗小涟 (405)
永远的知青 永远的沅江	舒 放 (408)
乡情 亲情最动人	王兆虹 (411)
知青本是自家人	皮清明 (413)
播种亲情的人们	汤雪梅 (417)
难忘的岁月 特别的情缘	傅德华 (420)
联谊大会开幕式上少先队员献辞	舒 放 (423)
人生百味话知青	徐 焰 (426)
	夏延清
再回首广阔天地葱茏岁月	张洁苇 (431)
第二故乡,我们回来了	罗小涟 (438)

三、沅江市知青运动简略及其他

湖乡大地的铭记——沅江市知识青年	范 明 (441)
上山下乡运动简略回顾	马旭亮
百万赈灾大行动——长沙“老知青”	
援助沅江“第二故乡”纪实	傅卓然 (448)
后 记	编 者 (453)

一次难忘的救火

舒 放

1970年5月，县里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我荣幸地被普丰公社推荐，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会议设在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里。当时招待所的大门在临河的一边，走出大门，过一条小街，吊脚楼下就是跑轮船的大河。招待所里有一个大会堂，能放电影，演大戏，可以坐上七八百人。知青积代会的会场就设在这里。

那天上午开会之前，知青积极分子们照例来一番拉歌赛歌。赛歌基本上以区为单位，由一个活跃分子打拍子和领唱，其余的就跟着慷慨激昂。大家唱的歌全是短小精悍并刚劲有力的，其中有许多是毛主席语录歌。我们这个区因为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叫朱思端的女知青，加之她又始终站着搞指挥，唱出的歌总带有一种气势，特别嘹亮。一时间，有人拉歌，有人唱歌，有人喊一些即兴发挥的口号，整个会场热闹非凡，颇具气势。

正式开会时，领导开始作报告，大家还按捺不住兴奋，觉得知青身上有着一一种平时未曾发现的光荣与骄傲。

突然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急步走上主席台，拿过话筒，很

一次难忘的救火

激动很焦急地说话：“代表们，代表们，招待所旁边的一个物资仓库失了火。会议现在中止，大家都去救火！同志们，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！”

惊诧间全场沉默了两、三秒，不知有谁大喊：“救火去呀！”代表们马上争相涌出会场。在奔跑中，竟然没有了咋咋呼呼的叫喊，只有迅急的脚步声、衣裙摆动声似大风骤起。

就在招待所大门外街道那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，一栋老式的青砖小瓦的大房子着火了。火已上了屋顶，好些人在奋力救火。消防队员们使用的是一种简陋的工具，几个人使力摇动大桶内的压箱，人们不时地朝里面添水，那头屋顶上尖嘴喷管里就射出一股不太大的水流。

知青代表们迅速排成三列长长的队伍，一头靠近火场，一头伸到河边。居民们送来许多脸盆、提桶，大家就不歇地把水传递上来。这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分钟。当时就有人称赞：“知青伢妹子不错。”

“共产党员，共青团员，站到这边来！”离火场不到二十米的地方，一个五十来岁的领导嘶哑着喉咙，冲知青代表大喊。

二十多个知青应声而出。

“上！冲进屋去！把国家财产抢救出来！”

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党员，也不是团员，出于一种激动，也站到了这个队伍之中，冲进了屋里。

仓库里没有明火了。抬头望去，老式房的屋顶有两层楼高，只剩下黑色的檩子在冒烟，檩子缝里能见到白色的太阳钉在中天，有人把残留的瓦块往下挖，再朝燃烧的檩子浇水。地上尽是瓦砾或其他物件，大约有一尺多深的水。这水温度很高，有的东西掉到水里，马上就开锅似的冒出水泡。人一进

屋，全身就辣辣地烫，呼吸干涩，觉得窒息。头发马上卷曲，能闻到头发散出的焦臭。衣服也发硬，嚓嚓作响。我在门边不远的地方站住，伸手去拿屋里的东西，烫得我触电似的缩回。有人从屋外丢一些湿手套进来，我戴上手套，赶忙抱一把东西跑出屋来。

我们准备再度进去的时候，便有人朝我们身上泼水，马上全身上下湿透，还有人把一些泡湿了的厚衣服披到我们肩背上。从屋里一出来，全身衣服竟然干了大部分地方。这时，我看朱思端也在队伍中，她头发湿而零乱，脸上一块黑一块白的，颇像战场上的士兵。

搬了二十多趟之后，由于有群众和几百名知青源源不断地送水，屋里温度明显低下来，这表示火被彻底扑灭了。

同志们，把一切能够用的东西抢救出来，包括一颗钉子！这是国家财产！有领导发布命令。

更多的知青进屋了，大家干着自己该干的事情。一排排木货架已被烤成了木炭，人不能去碰，有的则因载物太重，自己倒塌下来。于是，大家在滚烫的水里去捞那些钉子、螺丝之类的东西。

我记得这么一个细节，有一个货架上有许多晒图纸，白花花或者蓝茵茵的，整整齐齐摆得很漂亮，可是只要你用手一拿，它们就成了美丽的灰烬。

一个多钟头之后，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结束了。我们重新回到了开会的地方。

会上，县里的领导马上表扬了知青的这次行动。他念了几十个知青的名字，说是了不起的英雄。中间没有我，我没有在意。他十分激动地说：“在今天的战斗中，特别有一位代表负了伤，后脑勺被屋顶掉下来的东西划破了，流了血，挂了花。

一次难忘的救火

现在，他正在人民医院，医生在为他包扎！”他说这名知青姓李。如果我现在没有记错的话，他说的这位知青名叫李晓援。

午饭过后，招待所的大门边贴出了一张很大的红纸光荣榜。上面有朱思端、李晓援等几十个人的名字。我的名字也写在中间。

这张光荣榜贴了好几天。在散会后代表各自回生产队时，我还看见它牢牢地贴着，很醒目。

画 像

秦小安

人生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。前几天我下乡搞计划生育检查，到了我30年前下放的生产队。张队长的妻子把我接到她家小坐，她指着挂在堂屋正中的张队长的遗像说：“咯还是当年你给他画的那张像呢……”

六十年代末，我随知识青年大军下放到洞庭湖的一个生产队。我们队的房屋沿一条通往镇上的小路边一字摆开，知青组就坐落在这个队的尾子上。

我在县里参加美术创作培训班昨天结束，出来个把月了，很想回组里看看。

我背着画夹，下午时分，刚一踏过去时我们队里的这条小路，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阵鞭炮声，还伴随着喇叭和锣鼓声，还带着几声哭泣。

顿时我有一种预感……

想向过路的社员打听一下，这时队上的牛妹子看见我，急忙跑过来：“安哥，张队长今天出早工时倒在麻土里，我们马